

镇长



张荣超

考公务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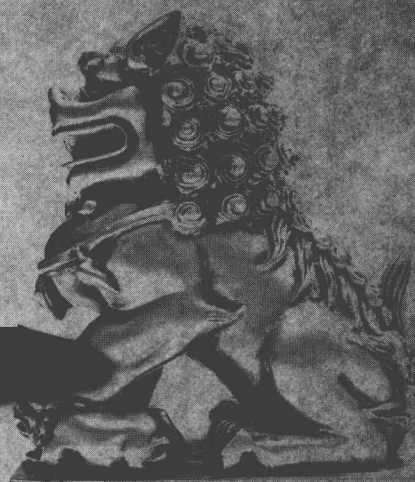
N年基层工作经验！起跑乡官？实践阅历真知实感！
读一读『镇长』写的《镇长》。

官场小说，一线文学，基层干部『原生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鎮 長

张荣超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镇长 / 张荣超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214-06708-1

I. ①镇…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8702 号

书 名 镇长
著 者 张荣超
责任编辑 张蕴如 姜 崑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凤凰新华书业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708-1
定 价 36.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1. 天灾降临 001

……史无前例的旱灾时刻在吞没着运湖边上几个县……鸿福镇是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镇……镇长常君上任那天，正赶上清明节……党委书记红雨湘……带领招商办一班人到瓯江招商去了……常君组织……抗旱保苗工作……

2. 全力抗灾 004

我们要挺起腰杆带领老百姓抗灾抢险……现在正是用人的关键时候……“看来我们必死柳树河了！”……兵分三路……再难也难不倒我们党员、干部……确保不死一人，这就是命令……

3. 紧急救援 015

……整个村庄洪水倒灌，房子站立在一片洪水中，空气中充满了腥臭气味……伤员全部转移到了周茶棚村……成立突击队，抢修道路、自来水、电力、通讯设施……孤寡老人……孤儿的经费怎办……

4. 运湖搜救 028

……风太大，雨太急，加之冰雹持续时间太长，根本无法组织湖面抢险救援……不论男女，只要是强壮劳力就行，现在给我组织开往运湖大堤……沿湖六村共失踪渔民12人……半晌，红雨湘从噩梦中醒来……

5. 医院告急 038

……我该指挥在抗洪救灾第一线……但这个招商项目刚刚谈出头绪……医院药品脱节……伤员及其家属情绪非常不稳定……接力运送药品大行动……组织临时过渡病房……

6. 妻子病危 046

……常镇长您还是抓紧去县医院吧，嫂子的病恐怕真的不行了……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不许哭……我……死了……捐给医学事业……

7. 书记招商 052

……即使是一个极不情愿见的人，她都能……听刘厂长说厂子要搬迁……暗暗惊喜……那就去我那里投资，地价便宜，政策优惠……红小妹，喝了……不去……我是你养的……

8. 村民告状 062

……“柳树河不搞掉这众发财，我们老百姓永远甭想发财。”……今天是群众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同志充分享受平等的说话权……大事讲烟酒（研究），小事谈烟酒（研究）……大家对造桥的问题表决，同意的请举手……

9. 妻子病逝 068

……常君……将信死死捂在自己的胸口上，抱着诸琼……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情分上，你必须答应我，不然我会死也不安的……红雨湘书记，今天，她特地来看望大家，慰问大家……有人说：“那天来救我们的是常镇长。”……季如意说：“像要抢班夺权！”

10. 再次蹲点 072

……这乌纱帽也不是我常君给的，是你们柳树河村20多名党员、2000多名群众给他的……这三件事情都是大家讨论确定的下阶段柳树河必须要抓紧解决的问题……低洼开发……搞水产养殖……用三至五年时间……

11. 幽会河边 078

……蟹塘那边有哭叫声……是女人的呻吟……为甚天天盯我，就像你妈X的蚂蝗……就是睡你妈个大闺女，都没人敢惹着……

12. 招商引资 084

……今年目标考核鸿福镇如果再没有招商项目进县工业园区，红雨湘头上那顶乌纱定会脱掉……她想，不能让他占了便宜就罢了……刘老板一字一句地说：“你必须跟我结婚。要想中途变卦，咱们法庭上见，只要搬迁事敲定，其他事也好商量。”……

13. 事端突起 092

……部分干部根本不能胜任……不得不临阵换将……趁你不在想调整干部，这不是想架空书记吗？……我……把自己也搭进去了，你们要为我作证……

14. 客商来访 101

……土地必须按要求进入市场……一旦违法，你我都不会逃脱被绳之以法……刘老板红着脸说：“这是双赢，双赢呀！”……常君，我们还是让步吧……地价那么便宜还不给现钞……刘老板再一次摇摇头说：“我是铁公鸡，随你怎么办！”……



15. 再起风波 108

……去县政府……浩浩荡荡的拖拉机车队开进了县政府……县长迅速召集了公安、信访、农工办等部门的人员碰头……常君带着苗贵、党委秘书驻进了七里沟……这些人是在偷变压器……给派出所报案……

16. 突审盗贼 124

……“不好了，红书记，常君在家搞政变，造反了。”……我只想说一句话，村干部待遇很低……冯德彪全部交代了……四五年时间，将运湖大堤、七里沟滩涂上2000多棵杨树全部卖光……支部书记、村长、会计、妇女主任贪污公款65万元……县政法委书记吃惊地问：“能有这样的村干部？”……

17. 法不容情 131

……常君反问：“红雨湘知道了，她不是会认为我去县委告她的状了吗？”……季如意自知自己平时跟朱倍佳关系特殊……红雨湘越想越害怕，感觉到自己的政治生命危在旦夕……红雨湘咽不下这口气，打电话找到了县委政法委书记……

18. 内外矛盾 136

……厂子可以搬，但你必须无代价提供一百亩土地……不能以牺牲老百姓利益为代价，更不能违法用地……几个人在锦江之星院子碰了面……告他强奸，告他故意伤害……一个月内搬迁……交土地出让金……都签了字……

19. 干群纠纷 164

……被一百多口群众围堵在屋里，现在是出不来也进不去……现在是五个重伤，六个轻伤……后来派出所准备抓人……处理群体性问题首先要考虑的是弱势群体，要考虑大多数人的感觉……“尹大爷，我还有几件事情跟您老商量商量。”……“共产党就是大官好见小鬼难缠！”……

20. 清理欠账 175

……造纸厂遗留问题的处理让常君陷入了窘困境地……仅三天时间就有一千多人来登记要钱……对我们造纸厂进行挂牌，抓紧进入程序……“是官都难当呀！”……抓赌……光棍不吃眼前亏，明天下午分文不差……

21. 越州签约 205

……刘德军最清楚什么东西可以让红雨湘低头，那就是这个项目……常君手里捧着《鸿福镇引进越江铲运机厂协议书》（初稿）一个字也看不进去……等铲运机厂搬到鸿福镇，好好地收拾这条赖皮狗……

22. 大案之后 221

……鸿福镇发生这起未成年人抢劫、轮奸案件……现在年轻夫妇大都外出打工，家

中剩下的都是 386170 部队，孩子没人问了……死人头上都要捞一把……发展经济，招商引资……首先要解决当地群众的就业问题……第二件事就是要建立鸿福镇青少年活动中心……第三件事情，我想在青少年活动中心的边上建一所综合性的老年公寓……

23. 二赴越州 227

……一个项目也没着落，怎么向父老乡亲交代呢……刘德军提出搬迁十条意见……怎么我反对的，你都同意……“70 万。”“我开了！”……他来到造纸厂，被造纸厂翻修一新的情景所感动和惊诧……如果更改厂名，我的市场……可不可以挂两块牌子……

24. 绘制蓝图 242

……“三区两中心”同步规划的方案正在这里热烈讨论……他用整整一周的时间，逐家慰问……这样的规划假如有一天实现了，这鸿福镇呀，我看不比苏州城差哪去……吹吧，一届糊一届，一届看着一届，干好……提拔走人，干不好，平行交流……“无工不富嘛”……我不要全镇老百姓承担一分，我也不要镇财政承担一分……

25. 工程推进 259

……他们普遍提出先开发、后配套，否则资金压力大，无法良性运转……项目经理是一位相貌端庄、高个微黑、秀发飘逸、气质高雅的上海女人……那可不行，现在领导干部外出招商不会唱歌怎么行……

26. 革除祸害 273

……红雨湘推断，朱书记肯定看新闻，她的心里甜滋滋的……红雨湘消失在夜幕下，刘德军紧随其后……“你们这里黑社会活动比较厉害。”……顺手摸起了一块砖头，向人影砸去……先稳住他……刘德军被逮捕了……

27. 党校结缘 287

……李处长是一位五十出头的长者，但就其外貌与年龄不相称……他们徜徉在党校的小道上……红雨湘不好意思地向李处长挪了挪身子……“那要仰仗您的恩泽了。”……在提拔的骨节眼上，你一定要注意……

28. 大堤渗漏 294

……这个图纸可是你们提供的，怎么就没有考虑到湖水倒灌呢……春茬稻要栽插了，群众用水怎么办……真他妈想要我们水利局的命呀……年年征收老百姓的水力资源管理费不用于治理水患，筹这钱做甚用……

29. 干部调整 300

……县里组织对鸿福镇领导班子进行了考察……传说纷纭，有的传说红雨湘要做副县长……人民来信更是纷至沓来……红雨湘调离鸿福镇，被安排到江南某县任挂职副县长。而常君因“私设公堂、殴打客商”被纪委立案调查……



1. 天灾降临

夏天的运湖像一壶煮沸了的开水，太阳悬在湖面上空，西南角的火云一层叠加一层，偶尔也有错开的时候，越是热闷难当，越是丝纹风力没有，狗趴在树荫下，懒得与行人打招呼，有一点力气全用在呼吸上了，狗舌伸得老长，粘液像胶水从狗的嘴里一直延伸到地上。空气似乎停止了流动，有如人死了，心脏停止了跳动。稻穗耷拉着头，玉米的叶片卷成了老人的纸烟卷，大河小沟现出了河床，可怜的鱼虾只能靠粘稠乌黑的没有生命气息的混浊泥水苟延残喘。

鸿福镇是运湖边上的一个偏远小镇，史无前例的旱灾时刻在吞没着运湖边上几个县的农田庄稼，牲畜饮水也出现了空前的困难，省气象台曾报这旱灾十年不遇，二十年不遇，三十年不遇，五十年不遇，现在提高到了百年不遇。鸿福镇是受灾几个县上百乡镇中最为严重的一个镇，这里看到水却用不上水，常君身为一镇之长，深感百姓缺水之难，农作物眼看着点火可燃，草籽无得，牲畜病死圈中，灭人的灾害天气恰恰降临在常君任职镇长的关键时期。

常君是一个不苟言笑之人，中等身材，黝黑微胖，南大行政管理高材生，研究生毕业后就被当时的政府办主任看中，成为寓县县政府办公室一支不可替代的大笔，不到两年时间就荣升为副主任。今年春全省在寓县推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行乡镇党政一把手公推直选，机会垂青于像常君这类有知识有素养的人，他过五关、斩六将，一路顺顺当当进入了常委会票决，成为全县最年轻、知识层次最高的乡镇一把手，他虽然只有 30 岁的年龄，但一向办事成熟而老练。



常君上任那天,正赶上清明节,气候温暖,百花斗艳,他怀着干一番事业的信心,将组织介绍信交到了党委书记红雨湘的手里。红雨湘高兴地握着常君的手说:“我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常君镇长驾到。”

常君抽回了紧攥在红雨湘手里的右手,微笑而红赤着脸点点头,又向组织部副部长诺言同志点点头,寒暄了两句:“都是组织信任,都是领导培养,多请雨湘书记指点。”

诺言副部长望着比常君大三岁、且丰润气盛、高雅超群的红雨湘说:“组织上安排常君同志与你搭班子,这是对鸿福镇人民的负责,是县委对你们俩的高度信任,祝你们成功。”

红雨湘与常君送走了诺言同志,回到了红雨湘办公室。

红雨湘虽年龄不大,但算是年轻老干部了。今年33岁的她,看上去还不到这个年龄,细高个头,长发乌黑,戴着金丝眼镜,白皙的皮肤,透着青春女人特有的不凡气质,她来鸿福镇之前是县纪委副书记,毕业于南农大栽培专业的她心比天高,上一任镇长因与她配合不到位,被调出了鸿福镇,去了县司法局做了副局长。

“坐吧!常君。”红雨湘先坐到软绵绵的沙发上,将右手一挥,常君镇长红赤着脸,坐到了另一只真皮沙发上。

红雨湘端详了半刻,望着常君说:“我们一别三年,你变得又黑又胖了。”

常君思考了一下说:“跟着领导风里来雨里走,整天忙调研忙督查,不时地举杯应酬,这种状况实属正常啊!”

红雨湘将金丝眼镜向上推了一下,对常君的回答并没有表示反对,接着问:“诸琼怎样?”

常君将眼神转向了门外,哀哀地说“她虽只有30来岁,可淋巴瘤将她折磨成了老太婆。”常君一直深爱着自己的妻子。

红雨湘站了起来,一脸冷漠地说:“诸琼走到这一步是我从来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这也许就是我的命运吧!我也该认命呀!”常君一边说着,一边站了起来,他暗暗地将伤痛往肚子里面按。

常君眼看着田地干燥裂口,禾苗萎缩枯死,整天带着几个副镇长东庄跑到西庄,将引水河扒到了运湖中心,可引到机塘的水还是不够,二级提水站



半小时功夫就喝干了。

偏偏在此时，红雨湘带领招商办一班人到瓯江省招商去了。招商引资系年终考核一票否决，所以是头等大事。

常君组织在家的领导班子开会研究当前的抗旱保苗工作。副镇长苗贵说：“常镇长，这旱情越来越严重了，运湖水也快干涸了，恐怕要做好三种打算，一是将旱情向县委县政府再作汇报；二是将情况迅速向红雨湘书记汇报，防止旱情加重，吃力不讨好。说我们抗旱工作组织不力，将罪过全加在我们身上；三是集中全镇男女劳力再向运湖进军，抢水保苗。”

常君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关于向县委县政府汇报旱情一事，我已经做了，武县长当即批给我镇 30 吨柴油用于抗旱保苗。关于向雨湘书记汇报一事，我也做了，她强调招商引资是大事，正在瓯江省静波市谈一个电子合作项目，至于她对抗旱的意见，也很明确，尽力而为，天灾人祸谁也躲不过。”

正当他们讨论热烈，方案频频出炉时，屋外突然电闪雷鸣，转眼间暴雨倾盆，他们欣喜若狂，常君站了起来，望着漆黑一片的夜空说：“老天终于睁眼了。”

可站在一边的副镇长胡一说，“不对劲，这雨声音怎么这么大，像是下冰雹。”

众人走出会议室，碗口大的冰雹铺天盖地往下砸，常君喊道：“天灾真是成双而至了！”

正当大家手足无措时，天边一声巨响，会议室的顶棚被黑夜里一双巨手扯翻了，响声震耳欲聋，接着会议桌上全是破碎的瓦砾。

副镇长苗贵说：“不好，台风！”

常君却说：“不对，是飓风！”

顿时，镇政府一片漆黑，电停了，电话线断了，自来水停了。

大的灾难来临了，冰雹，暴雨，飓风……

墙倒，树倒，电线杆倒……

2. 全力抗灾

常君哆嗦着声音大声喊道：“我们赶紧兵分四路，请苗贵镇长，人武部李部长带领一队人抓紧到通往县城的道路上去察看通畅情况，顺便走运湖大堤察看险情。我估计运湖大堤暂时不会有险情，但是运湖里的渔船问题就大了。胡一镇长带领农技站张站长一行抓紧前往东片、南片 8 个村察看灾情。李天镇长请你与水利站王站长几人迅速奔赴西片和北片 7 个村组织救灾。我与公安庄所长、办公室徐秘书一同到敬老院，学校还有其他机关组织抢险救灾。请民政周助理在家值班，做到及时了解灾情，及时上报灾情。遇到情况及时向我汇报。大家带好电筒和手机，有情况请及时联系，首要问题是救人，要确保全镇无一人死亡，行动！”

常君话音刚落，手机响了，七里沟村卢书记报告，本村一中年农民在田间引水灌溉被冰雹砸晕，想将他送镇医院救治，道路全部中断，两侧碗口粗的杨树倒伏在道路中间，道路向两侧田里延伸，全是倒伏的玉米，还有水田，被砸伤者疼痛难忍，多次出现昏迷。说话间，卢书记带着哭声，“常镇长，这场灾难我们损失太大了。”

常君喝道：“卢书记，你哭甚呢？大灾大难面前，我们要挺起腰杆带领老百姓抗灾抢险，首先是自救，要组织察看每家每户，尤其是房屋破损严重的农户、病灾户。我现在就带领镇医院的医生护士过去！”

常君安排公安庄所长抓紧通知镇医院来两名医护人员。镇医院的贾医生和小卢护士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镇政府。他们消逝在漆黑一片的黑夜中，此时电闪雷鸣，风将人刮得站不稳，冰雹劈头盖脸地往下砸，常君呼喊：“大家要手挽手，防止被风刮跑！”



风像巨大的车轮将一堵人墙向前推拥，呼号的声音犹如哭丧的队伍，发出震耳欲聋、难听无比的声音，暴雨夹着冰雹像竹筒倒豆接连不断地往下倒，没有节奏，没有间歇，只听空气中夹杂着墙倒屋塌，树被折断，牲畜呼号的声音，偶尔也能清晰可辨地听到人的凄惨的怪叫声，整个黑夜充满着杀气与血腥。“天要灭人”，卫生院贾医生说。

人墙被动地往前挪动，忽听一声惊叫，不好，大家都意识到那是徐秘书的声音。贾医生将右手一松，正准备问个究竟，他也发出一声惊叫。护士小卢拽紧贾医生的左手，克服着巨大风力的撕扯，将头贴近贾医生，问一声你怎么啦？贾医生将右手在脸上摸了一下，粘糊糊的东西粘了一手，他大声说：“我的脸被划破了。”

众人将手电筒打着，只见徐秘书倒在泥水中，两手抱头，发出撕心裂肺的声音，众人围成一团，将徐秘书围在中间，常君说：“请贾医生快快为徐秘书检查一下。”

徐秘书忍着剧痛说：“我的眼……”

贾医生将徐秘书双手掰开，用手电一照：“不好，徐秘书的左眼受伤了，伤势很重，快快拨打 120。”

常君拨通了县 120。

贾医生的脸上血肉模糊，但他顾不上这些，借着众人灯光，与护士小卢一道为徐秘书处理脸上和眼睛伤口。

贾医生说：“不能让徐秘书睡在泥水里，怕他伤口感染！”

常君抱起了徐秘书，让他躺在自己的双腿上，他的双腿变成了担架，只见徐秘书满脸是血，不停地滴在常君的腿上。

公安庄所长说：“前面的路也不能再往前走了，全是倒伏的树木。”

常君说：“贾医生伤得也很重，看来还要让医院换一名医生往七里沟村救治伤员！”

贾医生满脸都是鲜血，他一边为徐秘书清洗伤口，一边接着常镇长的话说：“我不碍事，我估计医院的医生大部分都被安排出来抢救伤员了，再说医院也不能走空，送去的伤员也要救治。”

常君的鼻子酸了一下，贵重的男人眼泪流了满脸，半天说了一句话：“是啊，现在正是用人的关键时候。”

常君话音刚落，手机响了起来：“您刚才拨打 120 的吗？”

“是啊，你们到了吗？我们在通往七里沟的路上，伤员的伤势太重！”常君焦急地说。

“我们去不了了！”对方告急，“通往鸿福镇一带的三条县乡道路全部中断了，运湖周边的6个乡镇都遇上了强台风，暴雨冰雹，我们120的急救车堵在了路上，我们也出不去了。”

“你们是干熊吃的！”常君气愤地对着手机骂了起来。

对方无奈地挂断了手机。

庄所长看形势紧急，迫不及待地问：“常镇长，怎么办？”

“先拣急的来，将徐秘书送镇医院抢救！”常君说着，就从泥水中爬了起来。

贾医生说：“不如这样，我跟小卢赶往七里沟村抢救伤员。”

常君毫不犹豫地决定：“庄所长，你辛苦一下，将徐秘书送医院，我带贾医生，小卢赶往七里沟救人！”

庄所长应道：“是！”背起徐秘书，消失在风雨交加、冰雹横行的黑夜里。

常君带着贾医生和护士小卢又手拉手艰难地向前行进。

小卢说：“路上倒树太多，这样走下去，恐怕很危险，边上还有那么多半倒树木，一旦倒了下来，恐怕我们三人命都难保。”

常君一听小卢说话很有道理，“走庄稼地”他迅速作出反应。

他们借着手电光亮，艰难地走进了通湖路边上的玉米地，玉米秸秆横七竖八，没有垄行，玉米秸秆在脚下有点硬朗的感觉，他们似乎找到了走出困境的希望。贾医生说：“快到七里沟村了。”

正当他们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前行时，不远处传来一女子哭喊声：“来人哪，快来人哪，救我男人！”

贾医生问：“怎么办？”

常君说：“声音在东南角，能听到声音，说明离我们很近，改道向东南方向。”

小卢说：“向东南方向柳树河村，再向里走就是杨树村，我家就住杨树村，但从这里不好直接到柳树河村，不远处就是柳树河了，我估计过不去。”

“柳树河上不是有桥吗？”常君一边慌不择路地往前赶，一边急促地询问。

“柳树河上桥是有，就不知桥的方向，我们到底走到哪啦？”小卢被冰雹、



暴雨袭击得迷失了方向。

贾医生说：“就向东南方向走，大方向没错。”

女人的叫喊声又从东南方向响起，并且声音越来越近。

他们三人顺着女人的叫喊声，不顾脚下横七竖八的庄稼秸秆，拼命地往前赶，困境中的三条生命死死地搀扶着。正当他们感觉到逼近女人声音的地方时，更大的困难出现了，正如护士小卢所言，他们面前出现了一条河面很宽，水流湍急的河流，那就是柳树河。手电光下的柳树河水凶猛地野兽般咆哮着向运湖奔涌而去，河水夹杂着树枝和秸秆还有牛、猪、狗的尸体，血腥味如同屠宰场，三人都被吓呆了。河的对面女人声音又急促响起，她是冲着手电光亮来的，看来呼救的女人就在咫尺，只是中间有一条河流挡着。

小卢说：“柳树河虽然河面不宽，但河水很深，每年汛期这里总有那么两三个人被淹死。”

常君浑身上下起满了鸡皮疙瘩，对着黑夜中的小卢问：“那怎么办？”

贾医生说：“找桥”！

小卢将头凑近常君说：“桥还在三里堤方向，最少也有三四里路程，这里要路没路，要船没船，根本不可能到。”

正说话间，又是一阵狂风卷来，常君火速将两手伸直，将贾医生，小卢护士死死地抱在一起，小卢说：“快蹲下来，站着就会被台风卷入河中！”

三人一起蹲下，头顶是呼号如兽的狂风和暴雨，边上就是奔腾凶猛的柳树河，三条生命面临险境，常君心想，看来自己生命都难保，贾医生沮丧地喊了一句：“看来我们必死柳树河了！”小卢忙喊道：“死在柳树河里的全是孬种！”

常君一听小卢说这话，也攒足了劲喊道：“好汉不死柳树河！”

好像风渐小下来，暴雨也稍渐下小，河水声音更大了。他们三人爬了起来，小卢喊道：“对面是哪家呀？”

小卢连喊三声没人应，大约过了一袋烟功夫，河对面女人发出呼号，“来人哪……快来救我男人……。”

小卢应道：“我们怎么过河呀……”

女人声音很模糊，只见河的对岸有手电光亮向着河的东侧方向连晃三下。

小卢说：“快向东！”

常君问：“为什么？”

“女人指的方向。”小卢说着就在边上的断树枝上折三根短木棍，“来，一人一根，撑着走，这叫文明棍！”

贾医生说：“小卢护士变得文绉起来了。”

常君接过小木棍，感激地说：“关键时刻方显英雄本色！”

小卢得意地说：“就是嘛！”

三个人顺着柳树河堤向东赶路，他们感觉到文明棍太重要了，不仅能平衡身体，更能探索水势深浅和堤岸上的坑坑洼洼。

大约过了一个钟头，他们遇到了一片蟹塘，小卢说：“这是柳树河村蟹塘，蟹塘上住有几十户人家看养螃蟹。”

常君一听说这里住有几十户养蟹人，他大吃一惊。

常君将手电筒向柳树河堤外一照，一片汪洋被风刮得水波四起，零零落落的看蟹棚有的倾倒在蟹塘里，有的揭走了上盖，有的摇摇欲坠，看来这里才是灾难最重的地方。

他们向着最近的一处看管棚行走，水没过了肚脐，常君喊道：“小卢，你不能再往前走了，水要没头了。”

贾医生稍不留神，倒在水中，顺着水势往下游流去，常君火速趴下，拉住了贾医生的木棍，小卢动作敏捷地上前，顺手拽住了贾医生的头发，常君，小卢扶起了贾医生，常君忙问：“贾医生你怎么样？”

“喝了两口水，问题不大。”贾医生一边咳着一边说。

“常镇长你听，前面屋里有声音。”小卢果断地叫喊。

他们三人又一次手拉手，向着看管棚行进。

“救命呀！……救命！……”

他们拼命地往前赶，将脚下的水搅得哗哗响。

“快，打开木门！”常君喊道。

贾医生说：“木门从里面上了栓，外面有水抵着，弄不开！”

“不行，砸坏墙体，人爬进去。”小卢说。

“墙已经倒一半了，根本没法进去。”常君说。

“从屋顶进去救人！”贾医生喊道。

屋里的声音越来越微弱。

小卢忙喊道：“从东墙角，用木棍撬开砖头。”



三人围着东墙角，小卢打着手电筒，常君与贾医生用木棍终于将砖墙撬开了一个黑乎乎的洞口，只听屋里喊道：“我亲妈……快救命呀！……”

三只手电一齐聚焦到被屋顶砸垮的木床上，床上躺着一个中年男子，脸色白如纸，下半身被屋顶垮塌压在下面，常君喊道：“抓紧将人扶起来！”

小卢说：“不能扶人，先将压在身上的东西搬掉。”

常君和贾医生就着小卢手电光亮，动作麻利地将压在中年人身上的木棍、砖瓦、油毛毡一样一样地拿走，贾医生捏捏中年人的脚问：“疼吗？”

中年男人摇摇头。

捏捏那人的小腿问：“疼吗？”

中年男人又摇摇头。

常君问：“怎么样？”

“伤势太重，有可能他的两条腿全骨折了。”

贾医生一边说着，一边打开药箱，小卢帮忙，为中年男子处理伤口。

常君迅速打开手机，拨通了柳树河村众书记的电话。

“你给我用最快速度，带领一班人到柳树河蟹塘来抗洪抢险，越快越好！”常君命令道。

“常镇长，给您报告，我们已组织一百多名党员、干部、民兵赶往蟹塘。”众书记回答。

常君挂了电话，问中年人：“你叫什么名字呀？”

中年人似乎有昏迷状，断断续续地说：“众凯。”

常君又拨通了众书记电话：“我限你在10分钟之内赶到众凯蟹塘，现在众凯伤势太重，必须做手术，抓紧送往镇医院。”

“是！”众书记回答。

常君又问众凯：“你们这一片蟹塘，有多少看管人员值夜班？”

众凯迷迷糊糊地从嘴角边露出了一句话：“十几个。”

常君说：“贾医生你一人负责处理众凯伤口，同时等候一下柳树河村干部，让他们抓紧将众凯运出蟹塘，送到医院手术，我跟小卢再到下一家看看。”

常君带着小卢沿着众凯蟹塘向北，眼前的小屋已经倒在水中，常君心想，也不知小屋里是否有人。

常君喊道：“有人吗？”

没有声音。

小卢忙说：“手电筒照一下，如果上锁了说明没有人，没上锁准有人在里面。”

常君和小卢的手电筒几乎是同时照在了倒伏在水里的小木屋的木门上。

小卢惊讶地叫喊：“里面准有人！”

常君又喊：“里面有人吗？”

小卢说：“抓紧将上盖撬开，木屋上盖都很简单，木板撬开人滚进去，查一下。”说时迟，那时快，常君借着小卢手电光，快速撬掉屋顶排板，接着他爬进了半人深的水里，屋中漆黑一片，水上漂浮着衣物家什，小卢喊有人吗？常君说，好像没有人。

小卢说：“不可能没有人。”小卢也爬进了屋里，“人应该在墙角，因为刮风将小木屋刮倒，墙角最安全。”小卢一边说，一边将手电对准了墙角照去。常君大喊道：“有人！”

小卢，常君一齐上前，只见那人趴在木床边角上，满头满脸是血，小卢将那人放平，号着他的脉，又将手电对准他的眼睛，扒开双眼检查了一下，“他还有救，不过要抓紧送走！”

常君又拨通了众书记电话，众书记未等常君下命令，就汇报说“众凯已经送走了，我们正向您的方向赶去！”

接着，一场蟹塘大营救开始了。

常君命令，由村长带队，火速赶往柳树河南去救人，其他人员由众书记分组，每个蟹塘去五六个人，必须详细检查，发现伤员迅速送往镇医院救治，半小时要结束搜救，哪组出现漏救人员，一律严肃处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村长来电话报告，柳树河南那个女人呼救的男人已经被送往镇医院，男人是被一个10多斤重的冰雹砸在了头上，造成失血太多，村诊所无法救治，同时多条道路都已中断，加之雨大风大，人根本无法运送出村救治，所以女人无奈之下只有左一次右一次地呼救求援，村长还说，我们正安排其他人员在柳树河南搜救！

常君满意地点头：“加快搜救进度，确保万无一失！”

“是！”村长挂断了电话。